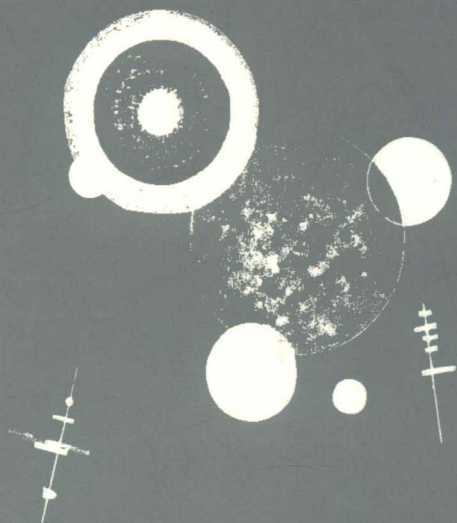




卓尔文库·守望者文丛

谓我心忧

刘东 著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卓尔文库·守望者文丛



谓我心忧

刘东
著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谓我心忧 / 刘东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8.1

(卓尔文库·守望者文丛)

ISBN 978-7-5507-2121-0

I. ①谓… II. ①刘… III. ①时事评论—中国—文集 IV. ① D609.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3933 号

谓我心忧

WEIWO XINYOU

出 品 人: 聂雄前

责任编辑: 韩慧强 王媛媛

责任技编: 梁立新

装帧设计: 浪波湾图文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字 数: 138 千

印 张: 7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策 划:  大道行思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南路 55 号金威大厦 707—708 室 (100097)

电 话: 编辑部 (010-51505219) 发行部 (010-51505079)

网 址: www.ompbj.com 邮箱: ompbj@ompbj.com

新浪微博: @大道行思传媒 微信: 大道行思传媒 (ID: ompbj01)

大道行思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冯培, 电话: 010-61848179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序我的这本小书

这本小书，虽然算不上主要的写作成果，却反映了笔者的另一种心向——正好比在紧张研究的间歇中，突然推开了书房的哪扇门窗，而心情也随之迈了出去，一步跨入了嘈杂纷扰的尘世，讨论起哪种具体社会问题来。

实际上，类似这种夺门而出的动作，也已持续过几十年年头了。而由此，收集到这里的文章，自1988年到2016年，也就标出了相应的时间跨度。尽管越到人生的这个时刻，我就越不愿意随口讲出，自己是写着写着就变老了，但毕竟，一旦来集中浏览这部校样，还是很容易从中分辨出，哪里已是“昨日之我”，哪里则是“今日之我”。也就是说，虽说自问血性还照样存在，还远远没有变凉变冷，还远不是“岂有豪情似旧时”，可心气总还是默默地有所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虽说篇幅较小，可它的容量却未必就很小，浓缩着很长的一段生命历程。

当然，反映在文章中的这种变化，除了生命时间的正常推移，也有它所遭遇的不那么正常的外因，那就是外在语境的渐次

变冷，就像那些经历过“解冻”的苏联作家，重又看到了白花花的冰面，即使那冰层还没有那般厚实，那般严丝合缝。可反过来说，也正是冲着日趋硬化的语境，就更会从心头油然生出忧思，无论那思绪是可以直接发表，还是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发表，或者只能换个委婉的说法发表；要不就是根本不能发表，甚至都不好公开地谈论——无论如何，这种打心底绵绵而生的思绪，总是想摆脱也甩不掉的。长期以来，自己总是带着这样的忧思入睡，也总是带着这样的忧思醒来，更不要说那些醒来就记不清，却觉得更加可怕的梦魇了。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早期海德格尔所刻画的，忧思对于我这个“此在”来说，实在是伴随自己生命始终的，乃至作为自己生命表征的本质特点。

也正因为这样，今番重读收集到这里的文字，尽管已过去了很多时日，还总还能回想起当年的激情。无论外在的情势如何变异，正如那副有名的对联所说的，对于“风声、雨声、读书声”，总要充满警觉地“声声入耳”，对于“国事、家事、天下事”，也总要由近及远地“事事关心”——这才属于一位读书人的分内事！而说到底，出资供养他的这个社会，也只有从他经年不息的忧思中，才终究能体验到他的价值，甚至，也体会到当初去供养他的用意。此外，如果两个世纪以来的中华世界，并没有错上加错地一味沉沦，倒总能从一败涂地之余又迎来喘息之机，那首先也正要归因于，从这个世界的内部、深处或底层，总是涌动着这种遏止不住的忧思。

这也就决定了，虽说处理的问题各不相同，有时只是应着记者的随机漫问，而偶发地回答某个特定的问题，但在这本书中一以贯之的，却总是长存于自己心中的、永远都摆脱不掉的忧思。如果说，作为长期任教于北大、清华的教授，自己难免先要操心本职的工作，由此本书中的不少篇幅和精力，都首先要去针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那么，只要来访的记者向我问起，就会发现自己还对其他问题，哪怕是向未涉猎讨论过的问题，也都潜藏着由来已久的忧虑——从深层的道理来讲，《礼记·大学》中那个经典的同心圆，也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构成了不断扩充的认同基础，也构成了不断扩张的操心范围，所以一位儒者从近思走向远虑，而终究要达至心忧天下的境界，这从来都属于不可逆的心理发展过程。

即使后来从北大调到了隔壁学校，来恢复这里具有厚重传统的清华国学院，学术上的背负无疑是更加沉重了，可内心的忧思却未有丝毫减缓。恰恰相反，正是在收集在这里的文章中，我倒是从另一个侧面来大声疾呼，儒学是应当同样具有批判力度的，它完全有理由基于自身的价值关切，建立起文化研究的中国学派，去对许多社会现象进行尖锐的暴露与批评。要知道，当年的孔子并非只在一味地“信而好古”，与此同时他还是从事“当代研究”的。所以，要是我们心中还潜藏着愤怒，那愤怒也应当是根底深厚和其来有自的，是具有中国风度和针对中国问题的，而不能只是照搬伯明翰学派的，或者简要地说，我们总不能

连愤怒都是从国外舶来的。

还应当交代的是，本书的主体部分或大部分篇幅，起初都是写给《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也有少量发表在《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章上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冰点》作为一份附加的周刊，其篇幅相对开阔一些，足以容纳我较为展开的论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冰点》作为一个敏锐的纸面媒体，总是鼓励学者去涉猎社会问题，甚至有意地打电话来进行相应的激发。事实上，往往正是他们向我讲述的社会问题，才转移了我当时的注意方向；否则的话，即使是日日在与忧思为伴，可书斋式的生活毕竟会牵引自己，去专门忧虑那些更加学术化的难题。

最后还要再来强调一遍，不管这些忧虑带来过多少痛苦和困扰，遭遇到多少失语的抑制，如能从更加长远和超拔的眼光来看，则它们无论对社会的个体还是整体，都更属于智慧的资源和珍稀的财富。正因为如此，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我对身边这些北大或清华学生的忧虑，首先就在于他们到底有没有学会忧虑，尤其是学会去忧虑身家之外的高远事情。而反过来说，一旦他们从这里接过了这种忧虑，我们的薪火相传的教育使命，也就可算是接近完成了，终于有人要为此个文明再去操心了。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从《诗经·黍离》的“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中，截出“谓我心忧”四字来为本书点题时，深层意指毋宁更落在此诗的后一句上，那正是重复了三遍的“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正所谓“嚶其鸣矣，求其友声”——而我不得不承认，暗自鸣叫于心中的这些微茫的指望，无论能不能真正而最终地落实，在看过了前代或同侪的全部出息之后，也就只有寄托在那些忘年的年轻朋友身上了。

刘东

2017年1月23日

三亚湾·双台阁

目 录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序我的这本小书 1

辑一

“差不多”中的道理

——消费主义时代的《劝学篇》 002

关于中国教育现状的通信 015

可怕的《泰坦尼克》 030

足球与族群意识 042

关于电视辩论的辩论

——与郑也夫先生的对话 053

改革需要远见

——深谈中学应否取消文理分科 066

冰点：忧思大学 082

时隔 80 年的香火传承 102

冰点特稿：晚年梁启超 110

重塑我们的家庭文化 129

追寻中国文化现代形态 154

辑二

作为一种发展战略的文化建设	174
最不应委屈的，还是学术良心	183
汉学不是对中国文化的简单复制	188
社会自治可驯化政治力	191
真正的儒者会拥抱世界	197
真理原在辩难中	
——就“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答南都记者问	203

· 时代精神与“新”字 ·

——兼谈“新”字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辑一

“差不多”中的道理

——消费主义时代的《劝学篇》

记得胡适以前曾写过一篇“差不多先生”，用类乎说书的形式，批评中国人干什么都马而虎之，总拿“差不多”这句口头禅去推托敷衍。这文章固然做得有趣，但眼下我却又很想反其意而用之，因为人世间现今冒出了越来越多的身外之物，确实值不得较什么真儿，故我们倘非时常对之念叨着“差不多就得”之类的老话，就准会活得太累，以至于身不由己地把自家原来最想完成的事业撇下了、糟蹋了。所以，值此消费主义甚嚣尘上、刺激得整个社会一片功利滔滔之际，我愿意学一回“野人献曝”的故事，把自己在这方面的一点儿觉悟，讲给那些至少本意还是有志于向学的青年人听听，试试他们还能以为然否？

—

先说几个物质要求方面的小例子吧。我想大家在《战国策》中，一定都读过孟尝君的那位有名门客冯谖的故事。但不知大家

可曾这么对比过：这故事之所以吊人胃口，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恰是，在过去那样的生产力水平下，居然还会有哪个凡夫俗子在不断地高声抱怨“食无鱼”，这不免教人觉得有点儿蹊跷，随之便产生了某种悬念：逆料到他以后总会有一番不平凡的作为。而实际上，这件事要是挪到现代社会来，就显不出什么稀罕了：即便是再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假如他顿顿都希望以鱼佐餐，人们也只会祝他千万别倒了胃口；相反倒是他果真清苦到了餐餐总是“食无鱼”的程度，没准儿还会出乎大家的意外。正因为这样，我对电影《老井》里的那一盘盘木头鱼真是没齿难忘——如若导演讲的故事果有所本，那么西北老乡们确实曾经活得太惨了！

所以结论就明摆了出来：如今的生活无疑是普遍改善了。本来这是很值得庆幸的事儿；只可惜这事儿却远不算完，因为日益膨胀的市场还会不断地制造出新的需求、刺激起新的欲望来，反倒有可能叫你觉得眼下这日子更没法过！而一旦遇到了这种情况，我便很愿意转念去想：其实什么事还是能有个“差不多就得”了吧！我们还是拿吃鱼这事儿为例：假如你碍着情面很不情愿地大老远去赶一个饭局，席间碰巧端上了一道名贵的水产，比如石斑鱼什么的；这时候，好客的主人便免不了要眉飞色舞地专门把它介绍一番，而且在大家一齐下箸风卷残云之余，你也确实会努力再回味一下它的口感有什么妙处（只可惜舌头上的味蕾从来都不像大脑皮层的细胞那样善于记忆）。不过，真正在撤回家之后，我却又会觉得——其实这鱼跟家常吃的鲤鱼、鲢鱼之类也

“差不多”。所以，能够偶尔撞上尝尝鲜固然很好，而若是能在家里也时不时吃一回当然就更好，不过，下次要是让我仅仅为了分辨这么一丁点儿味觉上的差别，又去风尘仆仆地跑那么远赴什么宴，我还是只能将其视为畏途。不消说，我更不会像古代的季鹰那样，一念及西风已起、鲈鱼正肥，便为了大快朵颐而想把任何正经事都撇到脑后去——那样的话，我固无官可辞，但至少也得勉为其难地接受一些本来很无聊的稿约，去赚点儿非分的润毫之资吧？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信手拈来许多。比如我们刚才讲到了畏途，或许大家难免就要联想到：目前北京的路途也的确是够教人望而生畏的，所以，任何人只要在出门时乘不上轮子，都完全有理由像冯谖那样再为“出无车”而高声抱怨一番。这自然是不在话下的；然而大家也千万别忘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在另一方面，我又曾有过与之截然相反的感受。比如偶尔有幸搭乘一趟哪位下海朋友的豪华奔驰轿车，坐上去不仅冬暖夏凉舒坦得很，而且还人人瞩目、威风八面。我承认，我的确曾在车上感叹过——瞧瞧人家这车，绝对比以前皇上的龙辇都强得多！但有意思的是，才刚刚下车不久，我脑子里却又在转另一根筋了：其实若只是为了赶路的话，那么这车跟自己平时总还打得起的面的也“差不多”！尤其是，若再回想一下刚才那位朋友在汽车里还忙乎得不断地拨着手机兜揽生意，皱着眉头操了那么多他本来也并无任何兴趣的烦心，我就更会觉得，假如只是为了能在出门时

少受一点儿颠簸或寒暑之苦，便非得忙得这么昏天黑地不可，那么我宁可还是不住海里扎这个猛子的好；或者更形象一点儿说，我可不甘心当这种为了能披挂一副唤作奔驰的好鞍便不得不当真成天奔驰的赛马！说到底，念书人本来就更贪恋书斋里的这份清静，非到迫不得已根本就懒于走动，所以不管坐什么车，总不如能干脆少出门多念书更教人觉得既充实又悠闲吧？

好了，咱们不再讲那些至少目前对于念书人来说还有点可望不可即的玩意儿了。其实，即使只举我们身边的、不那么昂贵的日用品为例，道理总还是一样的。比如，上好的云烟、龙井，都确实值得好好品尝，所以只要有点儿闲钱，我们也不妨略备些，不光留着待客，也经常取出来“对得起自己”一下。可是，照我个人的亲身体会（尽管我自信还并非《西游记》中那位完全食而不知其味的呆子），你要真想识得其趣，总还得等到有工夫和闲心去细细品味儿的时候才行；而若是当你读书读到兴头上，写作写到紧张处，顺手去点根烟喝口茶，由于本来就心不在焉，你又会觉得它们其实和普通的香烟和茶叶也都“差不多”了。再比如，原装的 486 电脑果然是更清晰更可靠，时髦的 29 寸电视也果然是更逼真更壮观，这些我都曾经在朋友家中很是赞叹地发现过（而且这点儿钱只要想掏也总还掏得起）。可话说回来，果欲逼得我也心急火燎地对这些家什儿更新换代，那就非得等我正用来敲这篇文章的电脑坏得没法修了才行，否则我还是会觉得：其实只要速度够用，则电脑的用处就全都“差不多”，反正我的

专业也不需要去计算宇宙直径之类的难题！至于大屏幕电视，那就更是可有可无了——说句不算太刻薄的话，咱们的电视台还根本没生产出值得用它接收的节目来呢！

这还是在说那些在使用价值上的确有点儿差别的东西呢。而依我看：目前市面上的一些奢侈品，除了索价惊人之外，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特殊妙用。正因此我们才会见到，有些所谓的高档货物，除非你为此再去费大劲儿修习专门的知识，就很难把它们跟具有同类用途的普通货物区别开来。比如那些原本就只是为了眼睛而非为了屁股添置的真皮沙发，且不说它们硕大的体积本身就充斥得整个房间很像荒诞派戏剧《椅子》的舞台了，光是看到其主人为了证明其面料的真实性又是使手掐又是点火烧的，恐怕你也不难悟出来——这种家私的用处其实跟普通沙发也“差不多”，否则人们又何须煞费苦心地甄别它显摆它？再比如那种一小碗糊糊就敢值两大部《通鉴》的鱼翅粥，且不说我们人类究竟有没有权利为着口腹之贪就把人家鲨鱼的鳍统统都割下来了，便是谁真想闭着眼睛把它跟普通的粉条汤区别开来，只怕也非要受许久严格的训练不可。不消说，一旦碰到这种场合，我那种“差不多”的心情就更要占上风了！

再进一步讲，还有些更可笑的销金的去处，不单其实际的用途相当可疑，甚至我们竟完全有理由说，它们唯一能吸引消费者的特点就在于：让你当众去连眼都不眨地挥金如土！比如在咱们北京的馆子中，如今有著名的“三刀一斧”，其宰客的狠劲

儿可谓妇孺皆知。按说，既已这般的声名狼藉，它们早该关张大吉了吧？但事实却刚好相反：恰恰由于人人都知道那是最不值得去的地方，才会吸引得暴发户们频频到那里去大宴宾客，以便最确凿无疑地向别人炫耀——自己已经阔到了不怕拿钱打水漂的程度！因此说到底，这种地方除了能提供一桌其实跟别家馆子的味道“差不多”的酒席之外，它们真正有特色的服务就只在于——把小刀磨得快快的来宰你，而且越是宰得连你请来的客人都为之心疼为之动容，这种服务就越到家！人类的消费心理居然能够病态到这种程度，真是良可浩叹！故而说起来不怕见笑：本人虽亦尝应邀去过那种地方几遭，却由于受不了主人一掷千金的夸富姿态，根本就没能吃饱，而一逃回家就赶紧掏冰箱里的东西充饥，所以只能算是被请去受了几次洋罪！当然，只要有人愿意充这种冤大头的话，大家也不必发“永不光顾”之类的毒誓——即便只去看看人性能被扭曲到什么程度，也不失为长了点儿见识吧？可若是反过来，我又要说那话了：哪怕你一辈子都未曾去过那种无聊的地方，其实也“差不多”吧？——这绝对于你实际的生活质量并无大碍！

二

好了，扳着指头这么算度了半天，我想敏感的读者们一定都觉出来了——你这句“差不多”的口头禅可跟胡适讲的不大一